

《左传》“讥失教也”句献疑

苏浩浩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提 要 《左传·隐公元年》“讥失教也”句为解经语,国内传世诸本均无异,而此句日本金泽文库卷子本并无“讥”字,结合版本、《左传》“讥”字用例以及杜预对《左传》的作注习惯,此句当以金泽文库本为是,原文当为“称郑伯,失教也”,国内传世诸本所多“讥”字可能是后人受杜预注经传之语影响,传抄致衍。

关键词 左传 讥 金泽文库 杜预

《左传·隐公元年》关于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其后有一段评论的话。自唐开成石经以来,国内传世各版本均作: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而此句日本金泽文库卷子本作: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难看出,金泽文库卷子本比其他传世诸本少一“讥”字。“讥”字的有无并不影响文意,但牵涉到《左传》早期版本的流传及其所谓的义例问题,因此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

杜预在“讥失教也”句后注曰:“传言夫子作《春秋》,改旧史以明义。不早为之所而养成其恶,故曰:失教。”竹添光鸿所著《左氏会笺》以金泽文库卷子本《左传》为底本,在“失教也”句后笺曰:“宋本郑伯下有讥字,考传例,称郑伯,失教也,犹称君,无道也。失教是讥刺之辞,既断以失教,不必更下讥字;石经删灭,推每行字数,盖亦有讥字。”此句当以竹添光鸿所依金泽文库本为是,《左传》此句原文并无“讥”字。今试结合《左传》版本、“讥”字用例以及杜预作注习惯申论之。

首先,就版本而言,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完帙《左传》为唐开成石经本^①,细审石经拓本,“称郑伯”与“失教也”之间明显有一字,虽损泐严重,但据字形判断,应为“譏”字无疑,说明当时所刊刻的定本已经是“讥失教也”。其后,历代的《左传》版本,均相沿袭,并无差异。而日本明治天皇御府所藏的金泽文库旧抄卷子本《左传》,时代当早于国内的唐石经本。竹添光鸿在《左氏会笺》序言中对日本天皇御府所藏金泽文库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的来历、版本、形制及断代均有较为详尽的论述^②。岛田翰在《古文旧书考》一书中亦举出了很多较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金泽文库本早于唐石经本及其他传世诸本,比如“僖二十年《传》‘曹人兇惧’,《石经》以下皆同,而是本作‘兇兇惧’,注云‘兇兇,恐惧声’。而与《荀子》‘听漠漠以为啍啍’、《韩子》‘是何匈匈也’句例正同。然则魏晋传本必作‘兇兇惧’,亦以明矣。是书之存,始可以得读杜《注》矣”^③。言之凿凿,足证金泽文库卷子本当早于唐石经本,较为接近《左传》原貌,具有极高的校勘价值。以上岛田翰所列“兇兇惧”的例子,为古书流传过程中减字的情况,而此处石经以下诸本比金泽文库本所增之“讥”字,当是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衍文。

其次,依《左传》例,当有所“讥”时,并不直言“讥”,翻检《左传》全书,“讥”字共出现三次,除了这次外,还有昭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于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这里的“讥”字,梁履绳《左通补释》解为:“察也。”徐灏《通介堂经说》亦曰:“讥与幾通,《孟子·公孙丑》篇‘关讥而不征’,《地官·司官》郑司农注引作‘幾而不征’。《齐语》及《荀子·王制》篇并同。《玉藻》‘御瞽讥声之上下’,郑注‘讥犹察也’。”而杨伯峻(2009:1315)则认为:“讥同吓。《说文》:‘吓,卜以问疑也。’此谓以星象卜之,吾因此知晋侯死日。”两种说法,将“讥”释为察,更符合文意。首先前说有古注依据,

① 敦煌残卷本《左传》有单注本《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单疏本《春秋左传正义》,但残缺严重,本文所论的章节已经不存在。具体篇目可参见张涌泉(2008:1017-1362)。

② 竹添光鸿(2008:1-4)从金泽文库隋唐内府藏书的装帧特点、书册制度等方面对金泽文库杜注本《左传》进行了详细论证,认为金泽文库本“盖隋唐之遗经”。

③ 岛田翰(2017:56-68)还对金泽文库卷子本《春秋经传集解》的形制、来历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如其中所论:“盖经文之存于今日者,唐《群书治要》、《开成石经》、陆元朗《释文》、孔冲远《正义》为最古。而是书较诸于是四本,颇有异同,往往与汉晋古籍所引合,又多与陈、隋人所载符,则其六朝之遗经而非唐本,亦可知也。而其精者,又非《石经》、《释文》所能及。”在卷子本的形制方面,他认为:“即如年首‘经’、‘传’二字皆在栏上,是始合经、传时所题以别之,其在栏上,体例固当然也。开成之刻于石,既无栏界,固连书之。”

无需改字为训。其次,在这句话中,并不能明显看出有通过天象占卜的迹象,裨灶要表达的是通过观察天象来通晓人事,杨注增字解经,稍显迂曲。

另一处是襄公二十九年,所记季札观乐事: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请观于周乐……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此“讥”字,杜预注:“言季子闻此二国歌不复讥论之,以其微也。”这里的“讥”是评论之意。不难看出,以上两处“讥”字,均无讥讽、谴责之意。在《春秋左传》中,讥讽之处甚多,却并不用“讥”字,而是将讥讽之意蕴含在笔法和义例之中。

在《左传》中,有一部分是解经之语,赵光贤(1987:140-150)对《左传》的编撰体例有详尽的论述。上文所引隐公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即为解经语。但对比《左传》一书中的大量解经之语,除了这条之外,均直接解释或评论,没有带“讥”字的。如《左传·宣公四年》:“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这是《左传》中的解经语,也即后人所归纳的春秋义例,此处“称君,君无道也”与“称郑伯,[讥]失教也”同为解经语,且句式相同,“君无道”之前并无“讥”字,同样可以推断,“失教也”之前原本并无“讥”字。

再次,在杜预的注中,这类带有“讥”字的释经、释传之语则所见多有。如《春秋·隐公五年》:“公矢鱼于棠。”杜预注:“书陈鱼,以示非礼也。书棠,讥远地也。”又如《左传·桓公五年》:“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杜预注:“卜日有吉否,过次节则书,以讥慢也。”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年》:“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杜预注:“门户道桥谓之启,城郭墙堦谓之塞,皆官民之开闭,不可一日而阙,故特随坏时而治之。今僖公修饰城门,非开闭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讥之。”因此,可以推断,《春秋》与《左传》原书之中,确有一定的笔法和义例,所讥之事甚多,却不直接用“讥”字。而杜预则在其注解《左传》时,很多时候通过明言“讥”字来阐明经传之意。

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引,杜预在“[讥]失教也”句后注曰:“传言:夫子作《春秋》,改旧史以明义也。不早为之所而养成其恶,故曰:失教。”杜预正是解释“失教”二字,说明原文可能即“失教”,前面并无“讥”字。而在《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后,杜预注恰为:“不称国讨而言郑伯,讥失教也。”这符合杜预关于《春秋》经的注释习惯,所以《左传·隐公元年》的“讥失教也”中的“讥”字,有可能是由此处杜预的注经之语而衍入《左传》正文的,从唐刻入开成石经后,历代相沿袭下来。

综合以上,从《左传》的版本、全书“讥”字用例以及杜预对《春秋左传》的作注

习惯等方面分析,唐开成石经以后国内传世诸本《左传·隐公元年》“讥失教也”原文当为“失教也”,所增“讥”字可能是后人受杜预注经传之语影响,传抄而致衍。

参考文献

杨伯峻 2009 《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

张涌泉(主编) 2008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

赵光贤 1987 《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岛田翰(撰) 杜泽逊 王晓娟(点校) 2017 《古文旧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日]竹添光鸿 2008 《左氏会笺》,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孙 倩)

第二届汉字理论与汉字史专题研讨会·青年学者论坛 (2020)顺利召开

2020年7月18-19日,第二届汉字理论与汉字史专题研讨会·青年学者论坛(2020)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顺利召开。会议由国家语委科研机构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郑州大学文学院主办,来自全国各高校的28位青年学者提交并报告了论文,中心及有关单位的师生约300人通过腾讯会议平台及直播间旁听了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何华珍教授主持,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致开幕词。李教授首先介绍了汉字理论与汉字史专题系列研讨会召开的缘起和意义,指出青年学者应该在汉字理论与汉字史研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引用黄侃先生的治学语录,从什么是“学”、学问的境界与要求、治学方法与诚勉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体悟。会议共分为七场,各位学者围绕汉字结构、汉语字词关系、汉字发展演变、疑难字词考释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闭幕式由齐航福教授主持,梁春胜、陶曲勇、周翔、张文冠等老师进行了会议总结。黄锡全教授发表感言,指出本次会议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展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并引用于省吾先生的治学金言,希望青年学者分析文字首先要注重形体,坚持无征不信、多闻阙疑的治学原则,认真踏实地进行学术研究,共同促进学科发展。最后,何余华老师进行了会务总结,对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和各位领导同仁的支持表达了感谢,并预告下届青年论坛将于2022年举办。